

# 本鎮教育功勳者－劉煥文

## 一. 生平

劉煥文先生，出生於1881年（光緒7年）8月12日出生於本鎮，乳名為「文章」，諱名為「育英」；1899年（明治32年）18歲時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就讀，三年後1902年（明治35年）3月19日畢業，畢業後自同年的4月17日起在今之斗南的他里霧公學校任教2年，遂返回家鄉，在西螺公學校服務33年，至1936年（昭和11年）退休，總計任職於教育界共長達35年之久。任教期間曾受過不少表揚，包括勳章、獎

狀等多種紀念品的榮譽，尤其日本天皇的「敕語渙發四十周年紀念」時，全台灣僅遴選了六名教育功勞者前往日本接受表揚，接受日本天皇召見，他即為其中一位，因此稱他為教育功勳者一點也不違過。退休後劉煥文先生前往大陸與家人同聚，並寫下大陸遊記一書，可惜他在1945年（昭和20年）6月26日於大陸逝世，逝後葬於大陸北京市虎坊橋「福建義地」，享年65歲。

而關於劉煥文先生的其他生平事蹟，我們可以從其長媳劉莊葡萄、長孫劉承叔對於劉煥



本鎮教育功勳者—劉煥文著文官服的昂揚姿態



劉煥文於台中師範學校時期的照片，是為清治時期的裝扮



文先生的描述文章中略為涉獵了解。

## 二．劉煥文長媳葡萄 回憶先翁

原文如下：

先翁 劉煥文，乳名：文章，諱名：育英  
先翁生於民前 31 年 8 月 12 日

死於民國 34 年 6 月 26 日，享年六十五歲  
他育有一女四男，不幸早年喪妻，當年長女十五歲、長男十二歲、次男九歲、三男六歲、四男三歲，爲了家計一邊教書，一邊養育子女，父兼母職，辛苦萬分，身心幾乎無法忍受。當時有好友親戚勸其續弦，但他愛子心切，深恐子女被虐待，而寧願含辛茹苦自己撫養，幸虧有一位賢明慈悲且有孝心的侄媳代替他打理三餐，稍解其困境。

由於妻子早逝，劉煥文不願續弦的情況下，獨立撫養五位子女長大成人。

當時日本人要同化我們台人的政策，規勸百姓改姓名及規定講日語（不受教育的沒辦法），因我們家都會講日語，所以政府頒發一個銅牌「國語常用家庭」給我們，而必須掛在大門上，以示大家講日語。但先翁認爲無此必要，台灣人講台語是理所當然，所以，一直放在抽屜內，未曾掛上去。

雖然劉煥文在日治時期擔任教育者的工作長達 30 多年，然而其對中國的民族思想的情懷與文化感情，頗為深厚，因此講日語的行為對其而言，只不過是外族統治下，所必備謀生的工具之一。

先翁教學生秉持「愛」的教育，有些學生調皮不聽話，他都是以柔克剛婉言相勸諄諄以

教之。很少打學生，偶而有一兩個太不懂事、不聽話的學生，才打手心或打屁股，這個時候，他一定叫學生站直身體，兩腳不可分開，以免打到他們的重要部位。

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環境，教師具有非常大的權威感，且據老一輩說當時的學習環境有如軍事化管理的形式，頭髮男生為光頭，女生則為西瓜皮；學生坐板凳須坐三分之一，且多為打罵教育，因此當時劉煥文對於管理學生的態度，除非是頑劣不堪的學生外，是頗具和善與愛心的。

記得當時一般的百姓對於子女的教育並不重視，每年的新學期，學校的老師，都要去戶籍課調查那一家有子女要入學的年齡，學校都叫高年級或老師親自出去勸導，這個時候，若是別人去募集，家長們都藉口說「我們的小孩要做什麼，不能去讀書」。若是先翁去的話，家長們都先問「是不是漢文先生要教的」，因爲當時先翁常常教學生唸漢文，所以家長及一般人都叫他「漢文先生」，其實是「煥文先生」。

基於以上的原因，先翁都擔任教低年級的學生，他的性情忠厚慈祥，對待低年級的學生溫柔愛護，懂得小孩子的心理，家長們放心讓幼兒來唸書，偶而學生與學校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時，先翁一出去調解，萬事都圓滿解決，所以家長們對於先翁很信任。學校方面對先翁也很尊重。尤其是日本人的老師愛打學生，父母不甘心，就帶小孩來學校抗議，這個時候，先翁一出來解釋講和，家長們就好好回去。先翁在職期間先後接受了多次表揚，領了幾次勳章及多種紀念品，尤其日本天皇的「救語渙發四十周年紀念」時，全台灣選了六名教育功勞者去日本接受表揚，先翁也是其中的一人。

由於劉煥文出生、成長在本鎮，鄉親了解

其為讀書人且對他又熟悉，對於其個人再信任不過了，因此頗受地方居民尊重，且任職期間有許多功勳，以表揚其教職的努力。

先翁執教共有三十五年，在斗南（當時叫「他里霧」）教了二年後回西螺教三十三年。

1936年（昭和11年），當時西螺街有志人士（在西螺大部份的人士都是先翁的學生），相議為老師開送別會，並集了一筆八百拾參元作為紀念品代贈送，先翁首先不肯接受，後因學生們的誠意難辭才拿去寄在信用組合（今之農會）用

做貧困學生的助學金，每年有貧困學生，無錢買學用品，老師都替他們領去應用，這筆錢一直寄在信用組合至1949年（民國38年）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時，變為零。

此段說明劉煥文為人清廉，將其不貪不取的個性顯露無疑，其將學生所募集的紀念金轉為幫助學生的獎助金，既不違背送別會中學生的好意，又可幫助家境貧窮的孩子，是一舉兩得的做法；然而這筆金額在戰後通貨膨脹下的農會之中一夕間化成烏有。

他雖然如此

履歷書		甲號
年號	月日	任職
明治三十四年九月		師範學校（入學）
明治三十五年春		師範學校（卒業）
明治三十七年		任台灣公立公學校訓導
明治三十八年		給六級俸
明治三十九年		他里霧公立公學校訓導
明治四十年		本社忠告、主音、協同セル、以テ
明治四十一年		日本赤十字社
現任地	全	西螺街西螺六九一番地
原籍地	全	西螺街西螺六九一番地
生年月日	明治十四年八月	出生地
府縣族籍	原籍地	同
職位等	正七位	勳七等
姓名	劉煥文	章
舊姓名	劉煥文	章

日治時期履歷書的樣式，上面記載劉煥文的相關資料



受日本人及日本政府的尊重，但他對於民族意識卻很深厚。他常常講我們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給學生聽。所以，他的「漢文先生」的尊稱也就因此而普及起來了。

他於1941年（昭和16年）把次男木火君送去大陸上海唸「南洋醫科大學」，把四男麗崑君送走上海「暨南大學附屬中學」唸書，他的目的是要孩子們接受中國教育，以後回中國做事。至於大兒子（先夫）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因身體欠佳，回家休息了一段時日後要出去做事時，先翁也勸去大陸找工作。但是當時要去大陸工作是一件難事，非有相當把握的人介紹是無法做得到的。好在當時在東京一家電機工廠服務的老師介紹先夫去一家日人的「華北新港港灣局」工作，這樣正符合先翁之意而督促其先去華北，先夫終於1942年（昭和17年）4月去「華北新港港灣局」工作了，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昭和18年）9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戰火當中，先翁不顧空襲的危險，帶學我們母子女五人和他共六人，經日本去大陸北京和先夫團聚，一家七個人快快樂樂、安安心心、自由自在的住在先翁所懷念、所仰望的自己國土上，他多麼快樂又安慰啊！

〔編按：當時台民事實皆有如此可悲的殖民心態。〕

但是沒想到高齡的他，經不起北國的嚴寒及生活方式的不同，以致身體發生變故，終於1945年（昭和20年）6月與世長辭哀哉！他自己希望把遺體埋在大陸，他病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你們要回台灣時，把一個小孩留在北京，給朋友撫養，以便以後在大陸傳宗接代」。正好當時三女才兩歲，好可愛，人看人愛。當時先夫有一個朋友還沒有子女，他很喜歡三女，先翁就說「把這女孩送給他好了」。可是我捨

不得把一個可愛的女兒留在這麼遠的地方，以後未知何時才能看到，所以我極力反對，不聽先翁的話。而於戰後，全家人都回來了，只有先翁遺體埋在北京市虎坊橋「福建義地」，未能把它運回來，深感不孝之至，但細想起來，這也是先公的遺志啊！也就稍為心安了。

出生於1881年（光緒7年）的劉煥文先生，一直到14歲，台灣才轉為異族日本所統治，而在此之前其所接觸的當然都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一些傳統的觀念教條等，對於中國的情懷當然不言而喻，於是在傳統思考上也更加鼓勵子女至中國大陸求學、工作等發展。

1943年（昭和18年）9月，帶著長媳與孫子們，赴大陸北京主要讓長子一家人團聚，本來他就此想返回西螺，但經長子與媳婦的勸說，遂答應停留一段時間，劉煥文先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國土地上，他利用此段時間遍遊大陸各省，並寫下大陸遊記一書，充分享受成為中國人的驕傲與尊嚴，此時對其而言應是既快樂又安慰的真實感受。

到大陸的兩年時間，劉煥文先生於終戰同年之前的6月猝然病逝，家人隨其遺訓，將其葬在大陸北京。不過似乎是上天捉弄人，中國情懷深厚的劉煥文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在台灣復歸中國版圖後卻發生歷史上極為慘絕人寰的228事件，如果他與吾人身受同感，或許他對中國的嚮往與情感，就會後有所不同的體會與作為。

戰後劉煥文先生的長子攜眷返台，然而1959年（民國38年），國民黨丟掉大陸，致使兩岸相隔有五十年之久，亦表示此五十年，對於劉家的後輩子孫，無法赴大陸掃墓盡為人子孫的應有孝道與責任，此情形或許就是歷史現實造就兩岸人民的共同無奈吧！



### 三. 百歲冥誕念祖父

「和祖父相別已經三十五年半了，歲月並沒有沖淡我們對祖父的懷念。

故鄉西螺是個保守而封建的小鎮，孩提時每走到任何地方，人人都把我叫做『煥文先生的孫仔』，是個多麼長的名字，可是整個鎮裡沒有誰不認識我的，可見祖父是位多麼受人尊敬的長者。

祖父與廖承丕先生，廖重光先生同被稱做西螺三老。承丕老是大地主，重光老是街長，一位是有錢，一位是有勢，唯獨祖父即無錢又無勢。祖父所以被人供為三老，全靠他那無形的資產—學向和人格，這點使我們做他後代的確實沾了莫大的光。」

此說明劉煥文先生在本鎮擔任教職工作，頗受地方人士所敬重，將其與廖丞丕、廖重光在地方頗具名望的仕紳尊稱為「西螺三老」。

「祖父不到中年就失偶，因而身兼嚴慈把一女四男帶大，祖母在世時最喜歡觀戲，每逢觀音媽有慶典，戲台下必定有祖父手抱著祖母神位坐在那兒，非到劇終人散不肯回家。」

說明劉煥文夫妻之間感情之深厚，讀之後頗令人動容。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祖父背叛了傳統把大姑送去台北學助產。雖然失去了祖母仍然抑制了自己的孤寂把四個兒子一個個往東洋送。二叔、三叔連續的早逝對祖父精神上打擊很大，可是很快地他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我們這第三代身上，姐姐、我和二弟陸續的出生確實給祖父帶來無限的喜悅、我們的童年就是在這種祖、父、母的愛裡滋潤長大。

劉煥文先因擔任教職頗注重孩子的教育，讓其長女赴台北學習助產，是頗為特殊的例

子，此舉動在當時社會環境下都希望家中女孩不必念什麼書，希望能幫忙家計長大嫁人就算了，所以當時只要是公學校畢業就算不錯了。

「在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祖父已從教育界退休下來。那時爸還在三十年代的開始、為創造光明的將來隻身遠渡華北，與其說爸是為了自己的前途而離家，不如說是受了祖父的慫恿而走，以便藉此擺脫日人的統治而投奔祖國懷抱。祖父雖是台灣極少數的教育功勞者，不僅受過勳而且特蒙日皇召見於東京皇宮，可是民族思想之重是任何引誘都無法改變他的。

記得當時總督府的惠民政策鼓勵台灣人民講日語，我們跟父母到親朋家裡時端出來的茶很多都是用政府送的『國語家庭』茶杯裝的表示那個家庭已經東洋化了，不再講祖先留傳下來的語言了。

可是祖父身為教育元勳自己家裡連一個那種的茶杯都沒有。我們翻開歷史，征服者可以消滅一個民族的所有的人，可是無法消滅那個民族的意識。祖父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直接遺傳到後代身上，尤以二叔、三叔為甚，這意識卻成為他們兩人早逝的遠因。」

再次說明劉煥文先生民族意識思想的情感深厚，雖然他在日本人統治下擔任教職，但從來沒有忘記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且此想法影響至其子女，導致次男、三男的早逝，不過劉煥文長孫劉承叔並未說明緣由。

「當我八歲那年、也就是爸赴華北後兩年，祖父帶了媽媽、姐姐、我、二弟和二妹一家六口冒二次世界大戰期，可能沉船的危險，由基隆出發經日本九州，寄住在四叔處等開往釜山的船期，我們由釜山改乘火車北上滄沽與爸爸團聚。記得一到滄沽，祖父就堅持要隻身回台灣，我親身聽到他對爸說（妻兒都已平安到你



身邊團圓了，我的任務已完成了，我要回老家去。)在爸媽一再懇求下，祖父終於答應多住一段時日，可是華北那大陸性氣候畢竟不適合一向在南方長大的老人，我們由滄沽搬到北平後不久，祖父一向健壯的身體就多病起來，終於在回到祖國懷抱後不到兩年就與世長別，沒想到當時爸媽一番好意把祖父留下北平竟成了祖父永遠安息的地方。」

說明了從西螺赴基隆搭船至日本九州其四男住所，從九州搭船至韓國釜山再搭火車至滄沽的過程，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皆以船的交通工具往來。

「祖父雖已先回到永遠的故鄉(人生不過是短暫的旅程，人人終將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在那裡是永無別離的)，可是他的生命已由我們延續下來，他的精神也由我們承襲下來，我們的一家雖不算富裕，也沒什麼權勢。可是劉家世代以人格為重，絕不爭不譽之名、不取不義之財，我們的家譜上找不出任何污點，家人間的情誼之濃是承受先代遺留下來的。據媽說小時姐姐挨打時我總跪求媽媽打我。而下一代的家麟沒有誰教卻和我完全一樣，當姐姐受罰時也拚命體護，其理安在？遺傳也。在北平我觸電不省人事那一剎那，姐姐驚惶的叫聲救了我的命，在我一生中，姐姐對我的愛永不停過，誰能說怡青將來對待家麟不也如此？

謹懇求祖父在天上之靈保佑我家爸媽已到古稀之，願祖父賜福，讓他們都能以同一顆安祥之心，回顧往年同甘苦的昔日，以及眼見辛苦扶養的兒女七人都不落人後地為各自的前程奔跑而感快慰，好好安享美好的晚年。

長孫 承叔 敬記於泰國曼谷一九八〇年九月廿日」

## 四. 劉煥文的功績

在上述文章中曾述及劉煥文的功勳事蹟顯著，我們將其一生功績敘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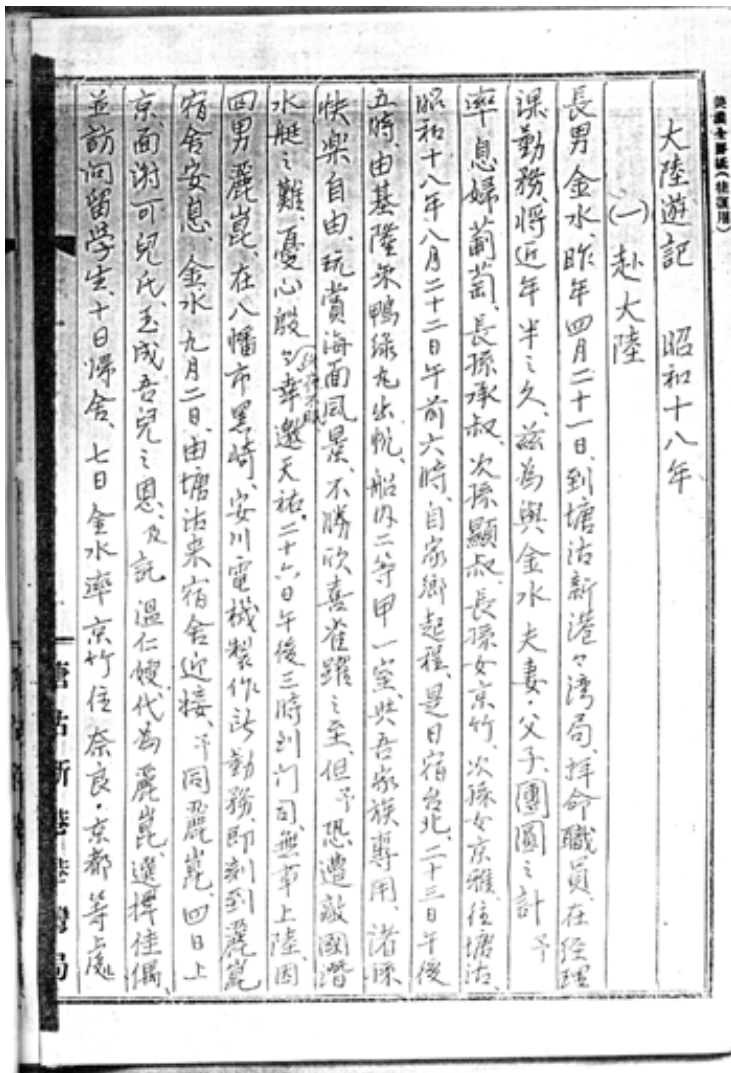
1. 1921年(大正10年)10月30日，接受台灣教育會第一回之表彰。
2. 1927年(昭和2年)5月28日，敘勳八等、領一對紀念杯
3. 1927年(昭和2年)5月1日，敘正八位領、一對紀念杯。
4. 1928年(昭和3年)11月，台灣總督府大禮紀念續勤表彰、領一個銀杯。
5. 192□年(昭和□年)，恩賜財團濟美會、轉贈一個朱漆木盒。
6. 1930年(昭和5年)10月30日，台南州共榮會表彰教育功勞者、領一個青色置時計(藍色檯鐘)。
7. 1933年(昭和8年)11月11日，帝國教育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教育功勞者、賞一個銅牌。
8. 1934年(昭和9年)6月21日，敘勳七等-領瑞寶章。
9. 1934年(昭和9年)9月1日，敘正七位-領瑞寶章。
10. 1935年(昭和10年)4月17日，台灣總督府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表彰-領一個銀杯。
11. 193□年(昭和1□年)，十五年以上勤續表彰紀念台灣公學校訓導-領「劉煥文君」銀杯。(相關劉煥文先生的功勳獎狀圖像，請見地方文徵一文。)

## 五. 大陸遊記

大陸遊記是劉煥文先生在1943年(昭和18年)帶領長子的妻小，冒戰爭期間可能沉船的

危險，赴大陸後的一段遊歷記事。由於內容多為談及其眼中大陸山河之美，因此僅將其第一篇文章，談及赴大陸情形詳述分析。除此，並

將大陸遊記此冊的首頁，為劉煥文先生手稿真跡，刊載如下圖，從圖中我們可看出此紙張是於滬沽所購得，紙張出處是著名的日本美濃



《大陸遊記》書冊的首頁，為劉煥文手稿真跡，頗負歷史價值



紙，而關於第一章內文如下：

## 大陸遊記 昭和 18 年

### (一) 赴大陸

「長男金水，昨（去）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塘沽新港港灣局，拜命職員在經理課，勤務將近年半之久，茲為與金水夫妻、父子團圓之計，予（余）率媳婦葡萄、長孫承叔、次孫顯叔、長孫女京竹、次孫女京雅，往塘沽。昭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前六時，自家鄉起程，是日宿台北，二十三日午後五時，由基隆乘鴨綠丸出帆。船內二等甲一室，與吾家族專用，諸孫快樂自由玩賞，海面風景，不勝欣喜雀躍之至，但予恐遭敵國潛水艇之難，憂心殷殷，終夜不眠。幸邀天祐，二十六日午後三時，到門司，無事上陸。因四男麗崑，在八幡市黑崎安川電機製作新勤務，即刻到麗崑宿舍安息。金水九月二日，由塘沽來宿舍迎接，予同麗崑四日上京，面謝可兒氏，玉成吾兒之恩師及託溫仁嫂代為麗崑選擇佳偶，並訪問留學生。十日歸舍，七日金水率京竹往奈良、京都等處修學旅行，十二日歸舍。十六日午後六時，自麗崑宿舍出發往下關，十時由下關乘關釜連絡船崑崙丸，與麗崑分袂出帆。翌十七日午前六時到釜山乘二等汽車（火車）經朝鮮、（至）滿州。十九日午前六時，安著（抵）塘沽，分乘洋車，入金水宿舍，舍內清爽，設備完全，媳婦滿足，諸歡躍，父子、公孫，感謝神祇庇祐水陸皆安，欣嘉慶祝一家團圓，幸甚。」

劉煥文先生一生橫跨清治、日治兩時期，對其來說大中國的民族意識，是其與生俱來的情感，但時代統治者的變換下，命運的捉弄使其將一生奉獻於日治時期的教育環境環境之中。

這種矛盾的情節在其內心深處掙扎了許久，處在日治環境下的劉煥文，可說是盡自己所能去改變與適應這個現實環境；尤其在其教學中就可了解其處事態度與行為準則皆有自己的堅持與看法。

其次，劉煥文先生自始至終老對於祖國大陸熱烈思懷的嚮往思緒，從未改變。此與在終戰前就已病逝有關，然而實際上從日治開始到終戰前將近五十年的時間之中，其觀念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彼此間是有極大落差的。其實，在長期被殖民的台民理念中日夜思慕的大中國，即孕育世界大同思想的中原樂土，夢幻中的祖國早已滅亡無蹤矣！或許這就是台灣人的宿命吧！不過，劉煥文先生一生對於本鎮的教育紮根工作的奉獻，相信是我們所不會忘記且永遠懷念、尊敬的對象。

（附記：本文相關資料真的非常感謝劉煥文先生長媳今 80 多歲的劉莊葡萄女士所提供；記得當時「阿媽」第一次到公所找編纂小組，那充滿了慈祥和藹的神態，且極具優雅氣質的風采，清晰的烙印在個人的腦海之中而久久不能忘懷，至今猶印象深刻。）

